

# 抗日情報戰 (八)

喬 家 才

##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 姜紹謨策反多奇謀

#### 文溪高等小學同學

姜紹謨和戴笠先生都是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年出生的，又都是江山人溪高等小學的學生。民國二年他們十七歲，這一年春季，姜紹謨入文溪高小，為一年級新生，而戴先生已經是畢業班的老大哥，比他高了三年級。

戴先生入文溪高小的名字叫戴微爾，進黃埔軍校時，才改為戴笠字雨農。戴先生的天資特別高，很會寫文章，是文溪高小的高材生，每一次考試，都是名列第一。他經過兩任校長，楊文洵和周邦英都很器重他，認為他有出息，很有前途。不過，戴先生少年時代的作風，非常慷慨，不拘小節，好交朋友，好打抱不平，他常常邀請同學們出遊，逛廟會，不論一塊兒有多少同學，吃了東西，總是由他請客會帳。事實上，他又沒有太多的錢，花費多了，祇好欠帳，帳越欠越多，多得非常可觀。俗話說：「虱多不咬，債多不愁

。他的債務多到不愁的境地，所謂多也不過幾十元而已。

文溪高小中比戴先生年紀大、力氣大的同學很多，可是那些人多少有點怕他，不敢惹他。戴先生具有一種鎮懾別人的威儀，祇要他看你一眼，你就會敬畏他。戴先生有領導羣衆的才能，再加上功課好，考第一名，自然而然，成了文溪高小的學生領袖。站在做老師的立場來說，像戴先生那樣作風的學生，老師們多少有點頭痛，不會喜歡的，當然被看做壞學生。就連很器重他的周邦英校長也不例外。

姜紹謨的個性恰和戴先生相反，他是循規蹈矩，文質彬彬，在老師心目中，他是最標準的好學生。說也奇怪，這兩位個性極不相同的少年，情感很好，非常合得來。老師們對他們兩人交往的親密，倒有些迷惑不解，生怕姜紹謨跟戴微爾學壞。舉一個例子：有一天戴先生帶領姜紹謨等幾個同學走進十八曲街的一家人家，被周校長看見，在朝會訓話時，說：「好學生跟壞學生亂跑，終久會學壞的。」雖然，沒有指出名姓，他們幾個人心裏有數，知道是講那一個人。其實，他

們去十八曲街，是知道那家人家剛從鄉間帶回許多玉米棒子，他們是去買玉米棒子的。天下事往往被成見和錯覺鑄成大錯，周校長親眼看見的事情，還會錯嗎？他以為他們跑到人家裏，一定不幹好事，實際上，他看到的祇是皮毛，不是實情，再加上成見作祟，才會作了一個非常錯誤的結論。

有些同學對戴先生好請客、好花錢、好欠帳、好管閒事、好打抱不平，很不以為然。但是，這些人膽小如鼠，看見戴先生却又怕他三分，當面總是恭維他，背後儘量說他的壞話。民國二年冬天，戴先生入文溪高小畢業。他很講儀表，既是第一名，參加畢業典禮，就應當穿戴得整齊一些。那時時新吊襪帶，姜紹謨剛好有一付，畢業典禮以前，戴先生來到他的寢室，把吊襪帶向他借去。

「你怎麼好把吊襪帶借給戴微爾呢？你把東西借給他，好像肉包子打狗，有去無還。」戴先生借走吊襪帶以後，同寢室的幾位同學向姜紹謨這樣說。

「一付吊襪帶值不了幾文錢，他還與不還有

甚麼關係呢？」

畢業典禮剛完畢，戴先生就不見了。那幾位同學好像預言家說對事情一般的得意，對姜紹謨說：「我們說得不錯吧！你看戴徵蘭怕人家向他討帳，已經溜得連影子都不見了，你的吊襪帶還不是報銷啦！」

姜紹謨沒有說甚麼，不同他們爭辯。當他把吊襪帶借給戴先生的時候，本來就不打算要他還的。想不到，當他回到寢室的時候，吊襪帶立刻呈現在他的眼前，是甚麼時候戴先生放在他的牀舖上？真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也高興極了，他的朋友並不像那些同學所說的那樣。趕緊拿上吊襪帶，對那幾位同學搖幌了一下，說道：「你們看一看！這是甚麼東西？戴徵蘭並不是祇借不還的人，你們對他的看法完全錯誤，現在應該修正一下吧？」

### 戴姜兩家的交情

民國二年秋天，戴先生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文溪高小雖已改爲三年畢業，姜紹謨心想：「我已經十七歲，如果在文溪再呆上兩年，不就十九歲嗎？要等到大學畢業，非三十出頭不可。算了！何必一定要在文溪畢業呢？不如也碰碰運氣，考一考中學吧！」那時中學招生，資格限制不嚴，祇要程度够，就會被錄取。讀了文溪一年半的姜紹謨，也在戴先生考入第一中學的同時考入第八中學。民國七年又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十三年北大畢業，已經是二十八歲了。

在這十一年當中，姜紹謨按部就班，讀完中

學，讀完大學。戴先生呢？却連第一中學也沒有讀完。他在這漫長的十一年裏，經歷了許多人生的奧秘，嘗盡了許多人生的苦味。他深入社會的各階層，各個角落，了解了社會大眾的實際生活，看穿了社會上的光明一面，也看穿了社會上的黑暗一面。這些知識，這些學問，都不是可以從書本上得到的，大學裏可以學到的。戴先生十一年的顛沛生活，固然在學歷方面，某些學識方面吃了虧，却得到許多非常實用的知識，了解了人生和人性，奠定了他以後的事業基礎。

姜紹謨是北京大學蔡子民先生和蔣夢麟先生所器重的學生，北京大學畢業以後，在北京從事國民黨的祕密工作，曾被段祺瑞執政的北京政府通緝過。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他進行策反浙江省長夏超反正，非常成功。夏超已經接受國民政府任命的國民革命軍十八軍軍長兼浙江省長的職務，姜紹謨也被任命爲十八軍的政治部主任。不幸，夏超的部隊戰鬥力不强，被盧香亭擊敗，夏超犧牲，沒有達到預期攻佔上海的目的。可是，因爲夏超反正，使孫傳芳內部發生了動搖，降低士氣，間接也增加了北伐軍的力量。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東路軍連克閩浙，又攻下上海。四月間，國民黨清黨，姜紹謨爲浙江省黨部改組委員兼代組織部長（代張靜江先生）及浙江省清黨委員。清黨委員會分祕書、情報、審查三處，他一人身兼情報審查兩處主任，挑起浙江省清黨工作的沉重担子。在同一時期，他又兼任省防軍政治部主任和浙江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在新進的青年人物當中，不但江山人無出其右者

，就浙江全省來說，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了。

這一年秋天，戴先生隨黃埔第六期騎兵營由廣州開到蘇州，正趕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公下野，騎兵營連伙食都成了問題，許多人離開騎兵營，自謀生活。胡靖安做過黃埔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同第六期的關係很深。蔣公下野到日本以後，他負責聯絡帶兵的同學，隨時報告國內的一切情形，於是戴先生替他收集情報，活動於京滬杭各地。騎兵營學生的階級是陸軍中士，而姜紹謨的官階，武職少將，文職簡任。這兩位文溪同學的社會地位，如此懸殊，可是，並不影響他們的友誼。戴先生有個姪女，清黨時被清黨委員會關起來。爲營救他的姪女，不得不到杭州找他的文溪老同學。戴先生每次到杭州，多半住在姜紹謨家裏。戴先生抱負很大，有遠大的計劃，他在杭州，介紹姜紹謨和胡宗南見了面，把這兩位很有前途的浙江文武青年拉攏在一起。

戴先生同姜家祖孫三代都有極深厚的交情。姜紹謨的老爺子謙先生爲人正直不苟，在地方上說話很有力量，戴先生很尊敬他。戴先生到黃埔前，子謙先生曾經照顧過他，所以念念不忘。民國二十八、九年間，戴先生回江山，帶了許多珍貴的禮品和五千元現款，去看望子謙先生。子謙先生收下他的禮物，無論如何不接受現款，戴先生硬給他留下。等到戴先生走後，他把現款給戴先生送回保安。戴先生第二次再派人送去，子謙先生不好再退還，祇好收下。姜家住在峽口鎮，距戴先生家保安鄉二十五里。從保安到江山，必須經過峽口，剛好保安到峽口之間有一段道路

被山洪沖壞，子謙先生就用戴先生送他的五千元把這段路修好，逢人宣稱，修路的錢是戴先生拿出來的。在鄉間修橋補路，是頂大的善事。因此，這一條路附近的老百姓對於戴先生造福桑梓，人人稱讚，個個感激。子謙先生的磊落作風，愛護晚輩，替戴先生佈恩的措施，真是異於尋常，可說是人生一大韻事，值得大書特書。

戴先生對於姜紹謨的子女也非常愛護，姜紹謨的長公子文錦告訴我：「我七、八歲的時候，戴伯伯來杭州，總是住在我家，他頂喜歡我，腳



北伐抗戰迭建殊勳的立法委員姜紹謨先生。

踏車又騎得頂帥，每天騎上腳踏車，帶上我逛街兜風，至今回想起來，餘味猶存。民國二十九年，我在中央軍校畢業，戴伯伯高興極了，他雖日理萬機，忙得不可開交，但是，特意把我從成都接到重慶，讓我在他的曾家岩公館，同他住了一個星期，才把我送到西安交給胡宗南伯伯關照我，教我練習帶兵，願慮得非常周到。」

### 參加軍統局的工作

戴先生常常說：「我們的工作祇有犧牲，沒有官做。」的確，戴先生領導的工作機構是革命團體，不是衙門；戴先生領導的工作，祇有責任，沒有名義，連他自己一直到接收了南昌行營調查科的工作，對外才有了一個上校科長的官銜，但是，許多有地位、有辦法的人，寧願犧牲了現成的官兒不做，而要參加軍統局的工作，做一個無名英雄，姜紹謨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

姜紹謨和范漢傑是很好的朋友，民國二十七年，他們兩位都在武漢，姜紹謨任軍訓部主任秘書，范漢傑任胡宗南的副軍長兼軍委會政治部的廳長。有一天，范漢傑對姜紹謨說：「明天上午十一點鐘請你來我們第一軍辦事處談一談好不好？如果我不在，你就先同胡先生談談。」

「可以！」姜紹謨接受范漢傑的邀請，準時前往，而他又不在此，祇好如約去看胡宗南，原來是有意安排他們兩位見面的。胡宗南邀請姜紹謨到西安，協助他西北方面的工作，並請他介紹幾位朋友一塊兒去，姜紹謨認為西北方面重要，立刻答應了。

過了幾天，戴先生派毛人鳳去邀請姜紹謨吃飯，那時他們都在武漢，可是彼此都不知道。見面後，戴先生說：「宗南告訴我，他同你談過，我才知道你也在武漢。你為甚麼不留在我這裏工作？宗南已經有祕書長，你去幹甚麼呢？戰爭擴大，我們這邊的工作日益繁重，我比宗南那邊更需要人。雖然我們這裏沒有官做，可是有的是工作做。」

「幫你工作，當然很好，可是，我已答應胡先生去西安！如果留在你這邊，不去他那邊，也應該同胡先生說清楚。」

「這件事由我來處理吧，你不必再去同他講啦！」戴先生這樣作了決定，姜紹謨就從二十七年正式參加了軍統局的工作。在武漢呆了不久，戴先生請他到雲南，佈置雲南和滇越鐵路以及安南河內海防等處的工作，因為他去雲南，龍雲不會懷疑他。二十八年春天，姜紹謨回到重慶，成立了渝特區，由他擔任區長。這一年秋天汪精衛偽組織成立，戴先生派他到上海，建立敵後工作。

「次烈兄！這一次你到上海，應該找個幹練的人同去，你打算帶那一個？」戴先生為姜紹謨餞行的時候，問他。

「帶陳祖康去吧！」

「你怎麼知道陳祖康？為甚麼要帶他去呢？」

「我在湖南認識了他，他是法國留學生，會說法國話。法國人比英國人好對付，這一次到上海，我打算住法租界，帶一位會說法國話的人去

，不是好些嗎？還有，陳祖康頭腦清楚，不但會寫作，還會打麻將，長處很多。」

「有道理！陳祖康是個人才，你選擇的不錯。」就這樣決定，姜紹謨為滬二區區長，陳祖康為區書記。因為姜紹謨有北大的關係，又在浙江担負過重要的黨政責任，汪精衛偽政府裏面有許多人事關係。因此，滬二區的成績特別好，對抗日情報戰，貢獻最大，對策反工作，送出奇謀，勝利後榮獲四等雲麾勳章及勝利勳章。

民國三十一年，戴先生打算保送毛人鳳入軍校高教班，調姜紹謨回重慶，接替毛的職務。他有早起的習慣，回重慶後，住在羅家灣局本部。有一天早上五點多鐘起來，到院子裏散步，看見祕書室的電燈還亮着，走近一看，毛人鳳正坐在辦公室裏，聚精會神地看公事。

「你比我還起得早喲！」姜紹謨走進祕書室，問毛人鳳。

「那裏！我還沒有睡呢。」姜紹謨聽了一驚，心想：「要我早起可以，要我一夜不睡覺，我卻沒有這種本領。」

「你還是不要放走人鳳吧！我幹不來他的那份工作」。當天午飯時，姜紹謨看見戴先生這樣說。

「為甚麼？」戴先生很奇怪，問他。

他就把清早看見的事情報告戴先生，他說：「我平日生活有規律，早晨可以起得早，晚上至遲到十二點不能不睡。軍統局主任祕書的担子沉重，我的身體不行。」戴先生一想，的確如此，改派他担任渝特區區長兼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並派局本部主任祕書及各處處長均兼任委員。

毛人鳳有一次在總理紀念週說：「我們都是戴先生的部下，有的還是他的學生，祇有姜紹謨先生是他的朋友。……」戴先生生前也對王孔安和邱開基兩位說過，姜紹謨是他的朋友，足見沒當作部屬看待。純屬部下也好，純屬朋友也好。姜紹謨在軍統局，或許就吃了這種「既不純屬部下，又不純屬朋友」的虧。

### 民運長才劉培初

同志們閒話家常，談到戴笠先生用人，往往拿上吃飯的口味作比喻。鹹的甜的固然人人喜歡，而戴先生對於辣的苦的真的，也照樣喜歡。於是提到某一個人，就比如辣椒，比如苦瓜，比如臭豆腐。總之，不論怎樣的人，戴先生都能用。在他的心目中，天地父母生下一個人，就有他的用處，沒有不可用之才。劉培初兄在同志中是位特出的人物，與眾不同，以我和他建交來說，就是最好例證。

### 我和培初打交道

二十五年夏天，南京派一個視察全國的五人視察團，培初兄任團長，人事周壽之（康）兄、會計林堯民兄，情報顧子載兄，還有一位記不清楚了。視察團抵達北平的第三天，培初兄和我及站書記周世光兄三人在中山公園古柏樹下吃茶，漫談工作。我們是初次見面，第一次談話。突然他問起區書記毛萬里兄的私生活，問他和某一位女士的某些傳說。

「不知道！我沒有看見過。」培初兄對我的

回答很不滿意，回頭問世光，世光說了許多，似乎很合乎培初兄的胃口，我看見他的面部表情很高興的樣子。

「我看你連話都不會講，簡直不如周世光同志。」

「的確，我不如世光同志。」我說：「劉先生！你不是代表戴先生來視察工作嗎？就請你下張條子，把我和世光的工作對調一下。」

一位視察團長還沒有隨便調動人事的權力，我這麼一說，的確把他難住了。毛萬里兄沒有來北平以前，是戴先生的侍從機要祕書，私自發了一份電報，被劉培初拿到，告在戴先生那裏。結果毛萬里坐了一個月的牢，機要祕書也不能再幹，才派到北平區做書記。在視察團未到北平前兩個月，我忽然接到戴先生一份電報，開頭一句就有些古裏古怪：「兄乎！吾人在革命最前線……」接着責備我不應當和毛萬里鬧意見，我真不知怎麼一回事，因為我根本沒有同人家鬧過意見。

「我身為站長，說話要負責任，不能道聽途說，向一位視察團長報告沒有親眼所見的事情。」我這個連話都不會講的站長，必須說明我的理由，我說：「今天，你劉先生有三點絕對錯誤：第一、你以視察團長身份向北平站長這樣說話，跡近侮辱，有失你的身份。土可殺，不可辱，你知道嗎？第二、毛萬里是被你告倒，才調北平工作的。如果你回去向戴先生報告他的私生活，戴先生心裏一定認定你的氣量小，不識大體，會減低對你的信任。第三、戴先生給我來過電報，在他心目中已有成見，認為我和毛萬里在鬧意見。」

如果你根據我所說的話向戴先生報告，豈不是證實了我真的同毛萬里鬧意見嗎？所以，我絕不能向你說毛萬里半句壞話，你懂嗎？」

我說得他半天說不出話來，但是他並不服氣，於是把他兩天來聽到別人攻擊我個人的資料，一股腦兒抖出來。這些不可靠的一面之辭，我拿具體事實一一駁倒了，真相大白，他沒有難倒我。那天一場論戰，無疑的得罪了一位很有權勢的欽差大人，那還了得？我不服氣他這位視察團長，絕不向他低頭，我準備捲舖蓋，辦理移交，等着！等着沒有下文，到第二年七七事變發生，北平淪陷，我還在北平，顯然，視察團回去，對我這個倔強的站長，沒有做壞的報告，可能連毛萬里的私生活也沒有報告，這就不是一個平常人所能做到的。

二十八年春天，我調回後方工作。在武昌碰到培初兄，他正任總政治部的處長，對我的工作很關心，邀我到政治部工作。我自從參加戴先生領導的工作，就下定決心，一切聽候命令，絕不自由活動，所以沒有答應。在武昌我們常常見面，他對我當做知己朋友，不同於尋常，豈非怪事。

### 辦工會幾乎喪命

這位出身黃埔軍校五期的劉培初，因為做事的方法不同於一般，認真踏實，好用妙着，絕技，幾乎送了性命。十七年湖北省黨部派他做紗廠絲布四局工會常務委員，到職不過一個星期，就遇上二樁很大的工潮，幾千名工人包圍了工會大樓，聲言要打倒工會，打倒工會的委員。聲勢浩大，工會的人們都翻牆逃走了。劉培初覺得他和

工人們無仇無怨，有點不甘心，於是牛刀小試，換穿了一套工友的衣服，混進工人羣衆中間，聽聽工人們講些甚麼。不聽則已，一聽才知道這羣無組織的工人是受廠主的利用。廠主不願意有工會存在，喉使親近的工人，發起打倒工會，許多人是湊熱鬧，跟着喊叫。他們說民國十五年共產黨搞工會，把工廠搞垮，使工人們失業；後來桂系又搞工會，說工人是共產黨，殺戮了許多人，現在為甚麼還要搞工會？

工人們越聚越多，布廠的六千工人全都停了工，紗絲廠的工人也都湊攏來。廠主玩火燒身，他祇知嚇使工人反對工會，却不能掌握工人，無法善後，慌了起來，打電話給保安司令部，請求派部隊來彈壓。軍隊包圍了工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腦兒捉起五十多人。這時候劉培初走出人羣，對保安司令部派來指揮捉人的參謀說：「我是工會的常務委員劉培初，工人們要打的是我，我和他們毫無恩怨，不怕打，混進他們中間，聽聽他們為甚麼要打倒工會，現在已經明白了。我現在證明，你們逮捕的五十幾位工人是無罪的，所以，請你們立刻釋放！」

「劉委員！」保安司令部的參謀說：「你敢負責保證他們無罪嗎？你敢寫一張字據嗎？」

「我敢！」劉培初說完話，立刻寫了一張條子：「工會常務委員劉培初保證被捕的五十多名工人是無罪的。」被捕的工人們立刻都釋放了。他們本來是打工會委員的，他們被軍隊逮捕，劉委員却來保證他們無罪，才能釋放，於是，劉培初立刻得到工人們的擁護。他乘這個機會，要工

人們推舉五十位代表，商量善後，商量工會的所

有問題。他把工人們真正組織起來，三四十人為一組，選出一位組長。所有組長都予以短期訓練，控制了整個紗絲廠布四局的工人。

劉培初既然掌握了所有的工人，就形成了很大的勢力。廠主們自然要拉攏他，過年給他送禮送錢，他不接受，是對的。但是國民黨辦工會和共產黨不一樣，共產黨是利用工人做工具，搞階級鬥爭。國民黨則不然，是在調處勞資糾紛，使勞資兩方都能够得到好處。劉培初不應該完全站在工人方面，和廠主成了對立，失去辦工會的本意。廠主們當然恨透他，必欲置他於死地才能甘心。於是對專殺共產黨的武漢當局胡宗鐸、陶鈞下功夫了。

「諸位有甚麼事嗎？」十八年元宵過後，一天早上四點，有人敲門，劉培初起來開門，一看情形不對，忙着詢問。

「我們是警備部的，請你到我們那裏談談。」來人這樣回答。

「有命令嗎？」劉培初明白，是來捉他的。

「有！」來人從衣袋拿出一張寫着「共黨運首領陳道守、劉培初着即拿辦」的逮捕令，向他搖晃一下。劉培初被逮捕了，關進監牢。同牢有二十七個共產黨，他們譏笑他是一根線懸在空中辦工會的，又說他同他們合在一起是二十八宿，要一塊兒上天去。

一天早上，劉培初被綁起來帶到刑場，他眼

脖子，腦袋仍在上面。原來是一次陪斬，嚇唬嚇唬他。第二天十六個共產黨被請出去，沒有再進牢房，第三天餘下的十一個共產黨又被請出去，也沒有回到牢房，二十八宿祇留下他一宿了。

劉培初坐了一年半監牢，湖北省黨部的決議案雖然是請即日釋放他，可是却關着不放，也沒有一位省黨部的委員曾經到監牢裏看過他。而康兆民（澤）是軍事委員會少將宣傳大隊長，在湖南工作，和他素不相識，祇聽陳道守（同時被捕，關了三個月就開釋了）談過他，在路過武漢時，特地來看他，還送他幾本書看，所以劉培初終身忘不了康兆民，出牢以後，就到宣傳隊工作。

### 西安事變的情報

宣傳隊結束了，劉培初經鄧文儀介紹，在漢口東方飯店和戴先生見面，他們談得很投機，戴



擅長民運，認真踏實的劉培初先生遺照。

先生立刻邀他參加工作，就留在武漢站。工作了幾個月，委員長在南昌召見他和站長周偉龍。

在南昌，戴先生約劉培初談話，他準時到達，戴先生却遲來了一個鐘頭。談完話，劉培初很不客氣地說：「戴先生！我遵照約定的時間到達，等候了一個鐘頭，戴先生才來。我希望你以後不論對任何事情，都要遵守時間。」

戴先生當時沒有甚麼表示，後來却對別人說：「劉培初對我的一點小毛病都要當面批評，對於別人，他更不會客氣了，我們正需要這種骨氣的人。」

於是劉培初成了武漢站的副站長，他能用心機，也能下功夫。一天，接到南京的命令，要在漢口法租界租一棟房子。房子租妥，但他不清楚左右鄰居的情形。他為調查確實，裝扮成廚子，和鄰居的廚子、老媽子們交往，經過兩天，他調查了個清清楚楚。戴先生抵達漢口，對房子認為合式，開口就問環境怎樣？劉培初立刻呈上他的調查報告，戴先生看了非常滿意。不久，劉培初成了華中四省的督察。以後又擔任視察團長，走了十四省，費時二個半月，可見戴先生對他信任到甚麼程度。

劉培初最得意的一件事，是西安事變前，共產黨和東北軍勾結的情報。因為西安事變發生，許多妒忌戴先生的人，以為這是最好的攻擊機會，曾有一個人氣勢汹汹地質問戴先生：「你負特務責任，保衛委員長的安全，為甚麼讓他遭受這樣危險？必須向你清算。」

事變平息以後，戴先生曾經檢查事變以前有關西安方面的情報，都呈報了委員長，並沒有遺漏一件。

據劉培初自己的記載，事變前他看軍事情報，有一天收到一件包裹，打開一看，是一本線裝舊小說玉梨魂，趕緊用各種藥水逐頁檢查，一個字也沒有顯現。他確信一定是件重要情報，不然為甚麼寄這樣一本書？又把書拆開，再檢查一遍，才發現是通訊員東北軍六十七軍王以哲的衛隊連副連長張華先的報告。張華先是一位愛國青年，半年前到中央軍校受訓，經劉培初選拔參加工作的。

張華先報告，張學良率東北軍到西北剿匪，王以哲的六十七軍一連打了兩次敗仗，非常氣餒，共產黨要求派代表到延安和他談談。王以哲覺得繼續打下去，毫無把握，不妨談談，看看共產黨講些甚麼。共產黨代表秦邦憲鼓如簧之舌，對王以哲說：「東北軍的主要目的，是要打回東北去。現在派到西北來打仗，是要把東北的這點力量和西北的共產黨的力量對消。這是一條政治上的毒計，為甚麼東北將領不明白？」

王以哲居然被秦邦憲的這一番話打動了軟弱的心，共產黨勝利了，收到預期的效果。秦邦憲回去以後，第二天就把所俘虜的東北軍，連人帶槍送回六十七軍。共產黨對這批俘虜特別優待，又經過一番洗腦，放回以後，無形成了共產黨的宣傳員。東北軍把甜言蜜語的敵人當做朋友，約定以後東北軍奉命進剿何處，先通知共產黨撤退，不再認真打仗。王以哲把和共產黨接洽的經

過報告張學良，他也派代表團和共產黨談判，共產黨熱烈歡迎。

劉培初覺得情況嚴重，趕緊到雞鵝巷去問戴先生：「張漢卿這種行為，戴先生是否報告過委員長？」

「你趕快回去聽好報告，我親自送呈委員長。」戴先生說。

所以劉培初拿着玉梨魂去找那位要清算戴先生的同學，告訴他，他要清算戴先生，是錯誤的。

### 一位不平凡的鬥士

二十八年到二十九年初，劉培初擔任軍統局督察室主任。那時秘書室還沒有主任，一天潘其武發起簽名擁護毛人鳳先生為主任，劉培初說：「用人的權力操在戴先生手裏，別人不能侵犯，軍統局還沒有聯名干涉人事的先例呢！」拒絕簽署。

但是毛人鳳先生終於因潘其武擁護做了主任，而且提拔潘其武做了副主任，劉啓瑞也是秘書，就很不服氣這件事（親自對我說過）。戴先生自己很重視督察工作，秘書室則覺得督察室是監察機構，對行政的首腦部門秘書室多少有點威脅，多少有些討厭，總想讓督察室離開羅家灣，遠離秘書室。而劉、毛又因主任秘書問題，有些隔閡，於是因督察室遷出羅家灣的問題起了衝突，互相拍桌對吵。劉培初搬上行李到禁閉室，向戴先生辭職，不准辭職，就不離開禁閉室，戴先生祇好照准了。

我繼劉培初任督察室主任，秘書室又藉口敵

機轟炸疏散，要督察室搬到海關巷，我沒有反對，而且非常贊成，很快搬走。羅家灣的防空洞非常堅固，曾中過一次炸彈，毫無影響。防空洞雖好，沒有人管理，頂上漏下的水把兩排椅子都打濕了，不好坐人。一拉警報，各單位的公文箱子亂堆，又把路都堵塞，因此一有警報，高級一些人員都去財政部防空洞躲避，一般同志則擁在洞口，非常危險。因為督察主任兼防護團的糾察隊長，責任有關，我雖發現防空洞的毛病所在，既無權指揮別人，祇有督察室自己幹了。每天早上上班，我們督察室的四五個人每人拿一塊乾布，走進防空洞，把兩排固定的椅子擦乾淨，可以坐人。一拉警報，派兩位同志到防空洞，指揮各單位的工友把公文箱放在指定的叉道裏，不准妨礙交通。緊急警報發出以後，所有的同志必須全部走進防空洞，一個也不准留在外面，我在最後才走進去。因為自己的防空洞整理好了，那些過去到財政部躲警報的，現在也駕臨自己的防空洞了。

督察室搬離羅家灣以後，防空洞恢復舊觀，椅子濕的不能坐，公文箱子亂堆，阻塞通路，容量自然減少，也沒有人維持秩序。這時候要求督察室搬走的秘書室，覺得督察室有用了，毛人鳳先生要我們再搬回羅家灣，我婉辭了。因為秘書室無權命令督察室，我也無義務遵從他的指揮，用不着當面衝突，這就是我和劉培初不同的地方。

二十九年十一月，我調太行山工作，培初兄調恩施第六戰區工作，戴先生在曾家岩為我們兩

人餞行，戴先生說：「你們兩位都是很悲觀的。」

「我並不悲觀！」連戴先生都以為我同劉培初的態度相同，戴先生對我的否認，沒有甚麼表示。我繼續說：「戴先生，你不能把不滿現狀，或疾惡如仇，就說成悲觀。在我職責範圍以內的事情，我一定要把他做好，絕不消極，從來不悲觀。」

經我這麼一說，戴先生把矛頭指向培初，數說他某些短處。的確，我和培初兄處理問題的態度和方法絕對不同，我沒有他那麼高明，沒有他那股勇氣。不過我反對用「奇」，我主張一切用「誠」。就以我們做督察室主任而言，他注重懲治錯誤，我則採取防範於未然；着重獎善，減少懲惡。無論如何，劉培初對抗戰工作，有很好的表現，他在軍統局總算是一位不平凡的鬥士。

### 編輯部啟事

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規約，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文稿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最理想，最長以壹萬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如欲退稿務請附寄掛號郵資以免平寄遺失。